

原著
（清）
唐甄

潜书

下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
潜书(下)

姜勇 主编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潜书/(清)唐甄著 一修订本. —乌鲁木齐:新疆青少年出版社,2005.4

ISBN 7-5371-2067-6

I. 潜... II. 唐... III. 人生哲学—中国—清代
IV. B8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31232 号

潜书(下)

原著 (清) 唐甄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

(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:830001)

北京市朝教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 19 印张

2005 年 4 月修订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1-3000

ISBN 7-5371-2067-6 总定价:47.5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

前 言

世上究竟有没有全知全能的人？他的智慧可以上天入地，纵横四海；他的思想，从日常生活，居家度日，到改造天地，建功立业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万事万物无所不包，处处显露真知灼见？翻开这本书，你将会发现，你面对的便是这样一位大师，一位洞察人情世态、通晓万物之理的智者能人。

此书为清代唐甄先生所著。唐甄原名大陶，字铸万，后更名甄，别号圃亭，四川达州（今达县）人，生于公元1630年（明崇祯三年），卒于公元1705年（清康熙四十三年），终年七十五岁。唐甄一生穷困潦倒，虽出身书香门第，但是后来家道中落，为生活所迫，长年流落他乡。幼年随父在浙江逃避战乱；27岁回到四川考中举人，在山西当过十个月的知县；晚年定居苏州经商为牙；不久牙行倒闭，尽丧其资，只好靠开设私塾维持生计，尚不得温饱，经常是闭门而卧，要么便身披败絮，在街上踽踽独行。其貌不扬，身材矮小，不善言谈，耳朵又聋。别人同他讲话，他不是神情恍惚，不知所云，便是话里有话，话中带刺，让人下不来台。时人避而远之，把他当成怪物。但是，他写起文章来，却是汪洋恣肆，如同江河之水滔滔不绝；机智明辩，就像高山峻岭诡谲峭拔，不拘一格。

他用了三十年的工夫，写成了这部书。最初取名《衡书》。“衡”者，志在权衡天下也。后以连蹇不遇，更名《潜书》。全书分为上下两篇，又分为四卷，共有97篇文章。正如唐甄自己所说，这些文章“上观天道，下察人情，远正古迹，近度今宜，根于心而致之行，如在其位而谋其政，非虚言也”。

唐甄一生经历丰富，流浪过，当过官，做过买卖，教过书，命途多舛，感慨万端，默识深思，故能发为深邃、真切、智慧、警醒之言。书中内容，穷究天道法则，探求人性本质，阐发生命意义，阐述治学之道，师法上古帝王，劝戒当世君主，考察社会风气，议论人际关系，探讨为政根本，纵谈军事战略，涉及经济商务兼及男欢女爱、街谈巷议，对于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以及日常生活各个方面，都发表了独到的见解。

本书的价值即在于此，它是数千年中历代圣人思想的一个总结，凝聚着东方哲人智慧的精华。它涵盖人间万象，事无巨细，包罗并举，而又时时直斥人性本体，所以一册在手，便可通览古代能人智慧的诸多方面，了而解之，得而知之。

李忠实 赵雯彤

2005年1月

潘耒论《潜书》

此非今人之文也！今人惟无立言之本，故专求工于枝叶；此则直披胸怀，不假绳削，而气充词达，高下咸宜。论学术则尊孟宗王，贵心得，贱口耳，痛排俗学之陋；论治道则崇俭尚朴，损势抑威，省大吏，汰冗官，欲君民相亲如一家，乃可为治。皆人所不及见，不敢言者，先生独灼见而昌言之。资之深，故信之笃；蓄之厚，故发之果。其文高处，闳肆如庄周，峭劲如韩非，条达如贾谊。汉后无子，间有仿作，萎蕙不逮。斯编远追古人，貌离而神合，不名《潜书》，直名《唐子》可矣。

张廷枢论《潜书》

唐君之书，分为上下篇。其论心性，则尊崇孟子而及陆子静、王阳明，夫先立乎其大与致良知，皆孟子之学。其言政治，则以返朴崇俭，棉桑树牧，富民为先，视兰陵之果于大言，穿凿圣人之道者大异。至于比物类情，或空语无事实，或俚谈近事，皆供驱遣，率有得于漆园寓言。其文驰骋反复，如列子御风，翩然騫举；又如淮阴将兵，多多益善。本其自得于心者，畅所欲言，无艰难劳苦之态，而与道大适。

梁启超论《潜书》

铸万品格高峻，心胸广阔，学术从阳明入手，亦带点佛学气
味，确然有他的自得。又精心研究事物条理，不为蹈空骛高之
谈。这部《潜书》，刻意摹追周秦诸子，想成一家之言。魏、潘
(魏叔子、潘次耕)恭维的话，未免过当。依我看，这部书，有
粗浅语，却无肤泛语；有枝蔓语，却无蹈袭语；在古今著作之
林，总算有相当位置……



目 录

下篇上

尚 治	(1)	善 任	(90)
富 民	(13)	省 官	(96)
明 鉴	(19)	制 禄	(101)
考 功	(24)	达 政	(107)
为 政	(31)	更 币	(110)
存 言	(35)	匪 更	(115)
权 实	(38)	用 贤	(119)
格 君	(48)	六 善	(126)
任 相	(56)	恤 孤	(131)
善 功	(66)	善 游	(134)
远 谏	(69)	主 进	(141)
卿 牧	(76)	柅 政	(147)

◎

目

录

◎



下篇下

情 贫	(154)	五 形	(209)
教 蚕	(156)	审 知	(219)
省 刑	(159)	两 权	(226)
名 称	(164)	受 任	(236)
除 党	(167)	利 才	(243)
贱 奴	(175)	仁 师	(248)
丑 奴	(179)	室 语	(256)
去 奴	(182)	止 杀	(261)
耻 奴	(188)	厚 本	(266)
女 御	(191)	有 归	(272)
吴 弊	(194)	潜 存	(276)
全 学	(197)		

◎

目

录

◎



下篇上

尚 治

【原文】

孙子^①曰：“昔者吾之师尝闻诸顾涇阳^②曰：“礼义者，治之干也；学校者，礼义之宗也。先王谨学校以教天下，是以治化大行。学校既废，礼义无师，欲效先王之治，难矣。居今之世，正心，复性，敦伦，淑行，得朋，讲复，圣道昭明。以之正君，以之正职，端于朝廷，洽于乡里。君子学道则爱人，小人学道则易使^③，先王之治，其庶几乎！”

唐子曰：“是天下之善言也，乌知其不能行也！”

曰：“何为不能行也？”

曰：“先王之世，自国及乡，所在有学，人之于学也，犹其于田也；无人无田，无人无学；习而安焉，安而忘焉。当是之时，人之甘于礼义，犹五谷也。学废世衰，惟欲所恣，黷昏僨兴，不可解喻。人之苦于礼义，犹药石也；虽有能者，不能强人之甘药石也亦明矣。今夫势之易行，情之易达，莫如父之于子。子之良者，不教而善；子之不良者，虽教不善。家有不良之子。置则置之，杖则杖之，教之岂不笃乎？然入则诗书，出则博弈，知其入而不知其出也。夫以严父之教，然且不行于子，而况四海之大，生民之众乎！乃欲称诗书明礼义以道之，使之去恶迁善，是涸东

◎

潜书（下）

◎



海移太山之势也。”

孙子曰：“然则天下终不可治乎？”

曰：“苟得其道，治天下犹反掌也。”

曰：“教之难行，民之不率，信如先生之言矣；又谓治之若易尔者，何也？”

唐子曰：“毋立教名，毋设率形，使民自为善而不知。”

曰：“使之若何？”

曰：“圣人之所冯以运者，风也。天地之间，无形而速动者莫如风。起于幽陆^①，至于炎崖^②；偃靡万形，鼓畅众声，无一物之不应者，惟风为然。人情之相尚，或朴或雕，或鬼或经。忽焉遍于海隅，必性迁习，若有物焉阴率之，而无一人之不从者，亦犹风之动于天地之间也。是故天地之吹气，谓之风；人情之相尚，亦谓之风。古者郑卫之民淫^③，男女无别；今也朝歌^④之墟，溱洧^⑤之间，纤履不假于邻女。岂古淫而今贞哉？风使然也。使古人生于今，今人生于古，则皆然矣。吴越之民，衣縠帛，食海珍；河汾^⑥之民，衣不过布絮，食不过菜饼。岂东人侈而西人约哉？风使然也。使东人居于西，西人居于东，则皆然矣。风之行也，必有作之者。作之善者，善以成风；作之恶者，恶以成风。善作者，因人情之相尚，以身发机；人之从之，如蜚虫之时振，草木之时生，而不知其谁为之者，夫转阴阳，判治乱，分古今，皆风为之。得其机而操之，人皆可以几唐虞之治，此人所罕知者也。”

孙子曰：“风之为言诚然矣！虽然，窃有感焉。人之为善，必由礼义；民既苦于礼义，不可强而从我，更以何者为风乎？”

曰：“朴者，天地之始气，在物为萌，在时为春，在人为婴孩，在国为将兴之侯。奢者，天地之终气，在物为茂，在时为秋，在人为老多欲，在国为将亡之侯。圣人执风之机以化天下，其道在去奢而守朴。耳不听好音，非俭于耳也，所以养天下之耳也；目不视采色，非俭于目也，所以养天下之目也；口不尝珍味，非俭于口也，所以养天下之口也；身不衣轻暖，非俭于体也，所以



养天下之体也。四者，不从心之欲，非俭于心也，所以养天下之心也。当是之时，家无涂饰之具，民鲜燿耀之望，尚素，弃文，反薄，归厚，不令而行，不赏而劝，不刑而革，而天下大治矣。”

孙子曰：“民之趋于奢也，如水之下壑也，逆而反之，窃恐不能。”

曰：“何为不可反也？子未之信也，请征诸古迹：昔者秦奢而汉朴，及其治也，世多长者之行；隋奢而唐朴，及其治也，锦绣无所用之。夫二代之君，未闻尧舜之道也，与其将相起于微贱，鉴亡国之弊，以田舍处天下，人之化之则若此。岂惟君天下者哉，卿大夫亦有之，荆人炫服。有为太仆^①者，好墨布，乡人皆效之。帛不入境，染工远徙。荆之尚墨布也，则太仆为之也。岂惟卿大夫哉，匹夫亦有之。陈友谅^②之父好衣褐，破薪^③，不杀衣褐者，有洛之贾在薪，以褐得免，归而终身衣褐，乡人皆效之。帛不入境，染工远徙。洛之尚褐也，则贾为之也。穀帛，衣之贵者也；布褐，衣之贱者也。贵贵，贱贱，人之情也。有望人焉反之，能使一乡之人贵其所贱而贱其所贵，盖风之移人若斯之神也！洛贾且然，况太仆哉！太仆且然，况万乘之君哉！”

孙子曰：“敢问行之之方。”

曰：“先贵人，去败类，可以行矣。”

“先贵人若何？”

曰：“捐珠玉，焚貂锦，寡嫔御，远优倖，卑宫室，废苑囿，损羞品，却异献。君既能俭矣，次及帝后之族，次及大臣，次及百职，莫敢不率。贵人者，万民之望也；贵之所尚，贱之所慕也。贵尚而贱不慕，世未有也。”

“去败类若何？”

曰：“吾尝牧羊于沃洲之山，羊多病死，有教之者曰：‘一羊病，则群羊皆败。子必谨视之，择其病者而去之，不然，且将尽子之群。’从其言而羊乃日蕃。治天下亦然。讲学必树党，树党必争进退，使学者扳援奔趋而失其本心。故有口心性而貌孔、颜，

◎

潜
书
（
下
）

◎



所至多徒者，是败类之人也，虽贤必去之。好名者，无才而人称其才，无德而人称其德，使人巧言令包，便媚取合，而失其忠信之情。故有身处草野，而朝廷闻誉求之，公卿折节下之者，是败类之人也，虽贤必去之。多言者，以议论害治，以文辞掩道，以婞直乱正，使人尚浮夸而丧其实。故有书数上而不止，繁称经史而不穷，廷折百官而莫能难之者，是败类之人也，虽贤必去之。此三者，表伪之旗也，雕朴之刃也，引佞之媒也。《诗》曰：‘大风有隧，贪人败类^⑤。’是故善为政者，务先去之也。”

孙子曰：“始吾以为天下之难治也，今闻先生之言，而后知天下之不难治也。苟达其情，无不可为。今先生 慙然在阨塞之中，身虽极而言则传，后世必有用先生之言以治天下者，不必于身亲见之也。”

唐子曰：“吾何足以当此！虽然，必有明其可用者。世多明达之才，但见圣人正天下之法，不识圣人顺天下之意。沮于时势之难行，习于刑法之苟安，举天下之民，繁之，策之，如牛马然。民失其情，诈伪日生，文饰日盛，嗜欲日纵。于是富贵之望胜，财贿之谋锐，廉耻之心亡，要约之意轻，攘窃之计巧，争斗之气猛。六邪易性，非贤，师奸，比离，闲决，不可以安，不可以动。安则为奸，动则为寇，此天下之乱所以相继而不已也。天地虽大，其道惟人；生人虽多，其本惟心；人心虽异，其用惟情；虽有顺逆刚柔之不同，其为情则一也。是故君子观于妻子，而得治天下之道；观于仆妾，而得治天下之道；观于身之骄约，家之视效，而得治天下之道。不繙^⑥十三经之言，不稽二十三代^⑦之法，不问四海九州之俗，闭户而尧舜之道备焉。先人有言曰：‘语道莫若浅，语治莫若近。’请举其要：古之贤君，虽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存心如赤子，处身如农夫，殿陛如田舍，衣食如贫士，海内如室家。微言妙道，不外此矣。”

孙子曰：“由周而上，治日多而乱日少；由秦而下，乱日多而治日少；时为之也，虽有善治，不复于古矣。”



曰：“不然。阴阳者，治乱之道也。阴阳之复，其时不失，冬夏之日至是也。治启于黄帝，二千余岁，至于秦而大乱。乱启于秦，至于今，亦几去黄帝之年矣，或将复乎！”

【注释】

① 孙子：不详。

② 顾泾阳 (1550~1612)：明代无锡人，原名完成，宁叔时。万历进士，官至吏部文选司郎中。后革职还乡，与高攀龙等讲学于东林书院，议论朝政，反对宦官魏忠贤专权，被称为东林党，顾完成又被称为东林先生，也称泾阳先生。

③ 君子学道则爱人，小人学道则易使：语见《论语·阳货》。

④ 幽陆：泛指我国北方一带。幽：幽州。

⑤ 炎崖 (yá)：泛指我国炎热的南方海滨。

⑥ 郑卫之民淫：郑、卫：春秋时二国名，在今河南河北一带。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：“放郑声，远佞人，郑声淫，佞人殆。”按许慎《五经异义》：“鲁论说：郑国之俗有溱洧之水，男女聚会，讴歌相感，故云郑声淫。”《礼记·乐记》说：“凡音之起，由人心生也。”又说：“郑卫之音，乱世之音也。”可见春秋时，郑卫之俗淫，故反映在音乐中。

⑦ 朝歌：在今河南淇县北。商代帝乙、帝辛（纣）曾在此建都。

⑧ 溱洧：二水名，在今河南境内。

⑨ 河汾：指山西一带。河，黄河。汾，汾河。

⑩ 太仆：古代官名，掌管皇帝的舆马和国家的马政。

⑪ 陈友谅：元末沔阳（今属湖北）人，渔民出身，做过县吏，曾参加徐寿辉所领导的红巾军。后杀徐寿辉，自称帝，国号汉，改元大义。后被朱元璋打败，在九江口中箭而死。

⑫ 蕲：县名，即今湖北省蕲（qí）春县。

⑬ 大风有隧，贪人败类：见《诗·大雅·桑柔》。

◎

潜书（下）

◎



⑭ 緡 (fān): 即“翻”。十三经: 即《周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诗经》、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公羊传》、《谷梁传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、《尔雅》、《孟子》十三部经典。

⑮ 二十三代: 指清以前的所有朝代。

【译文】

孙先生说:“过去我的老师曾经听顾泾阳说:‘礼义是治理国家的主干;学校是治理国家的根本。古代的帝王重视兴办学校,来使天下人受到教化,因此政治教化得到了有力的实施。自从学校衰败以后,没有老师来教导人们礼义,想要效仿古代帝王们治理国家的方法,也就困难了。在当今社会,端正内心,回归本性,注重人伦,纯正品行,朋友相助,恢复讲学,圣人之道明明白白。以此来端正君主的思想、行为,以此来端正官员的思想、行为,朝廷上公平正派,乡村里和睦融洽。君子学了道理就懂得去爱别人,小人学了道理就容易听使唤,古代帝王治理国家的方法,差不多就是这样的吧!’”

我说:“这些话说得很漂亮,哪知道这是行不通的!”孙先生说:“为什么行不通呢?”我说:“在古代帝王们所处的时代,大到一个国家,小到一个乡村,到处都有学校。人们进学校学习,就像下地种田一样;无人没有田地,无人不进学校;一旦成为习惯,就能安心学习,不把学习当成一种负担。在这时,人们把礼义当成好东西,就像吃饭那样甜美。学校废弃了,世道衰落了,人们任性而为,想干什么就干什么,轻狂冲动,不可理解。人们对待礼义,就像吃药扎针一样,把它当成一件苦差事;即使再有能耐的人,也不能强迫别人把吃药扎针当成一件美事,这个道理是很明显的。在当今,权力容易行使,感情容易沟通的,莫过于父亲对待儿子。如果儿子很好,用不着故意去教他,他也会学好;如果儿子不好,即使教他他也不会学好。家里有不好的儿子,该骂就骂他,该打就打他,这样教导他不是很严厉了吗?但是儿子回



到家里就诵读诗书，出了家门就下棋赌博，父亲光知道他在家里怎样，不了解他在外面怎样。凭着严厉的父亲的教导尚且不能让儿子学好，何况国家这么大，百姓这么多呢？想通过称颂诗书、申明礼义来引导人们，让他去恶从善，这就像让大海干涸、让泰山搬家一样是不可能的。”

孙先生说：“这么说国家最终不可能治理得好了？”我说：“如果掌握了治理国家的方法，治理好国家就会易如反掌。”孙先生说：“确实像先生所说的，教化难以施行，百姓难以统率；但是你又说治理国家似乎很容易，是什么意思？”我说：“不设置空洞无物的教化的名义，不设置徒有其表的统率的形式，让百姓自觉地去恶从善。”孙先生说：“到底怎么做呢？”我说：“圣人借以实现教化的，是社会风气。天地之间，没有可见的形状而能迅速运动的，没有什么能跟风相比。风从北方大地上刮起，一直刮到炎热的南方海岸；使万物为之匍匐倾倒，鼓动和传播众多的声音，没有一种东西不受它的影响，只有风才具有如此巨大的力量。人们的性情、习俗互相传染、互相影响，有时淳朴有时浮华，有时刁钻有时正派。这种潮流迅速地传遍各个角落，人们改变性情，改变习俗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暗中操纵着，没有一个人不受它的影响，这就像风在天地之间的运动。因此，自然界的空气的流动，叫做“风”；人们的性情、习俗的互相传染、互相影响，也叫做“风”。古时候郑国、卫国的民风淫乱，男女不分；当今，朝歌城里，溱水和洧水之间，人们连做鞋子也不找邻居的女人帮忙。难道是古代天生淫乱，今人天生纯正吗？是社会风气作用的结果。假使古人生在今天，今人生在古代，那么结果还是一样。吴、越一带的农民，穿的是绉纱丝绸，吃的是珍奇海味；山西一带的农民，穿的不过是粗布棉絮，吃的不过是蔬菜馍馍，难道是东部的人天生奢侈，西部的人天生节俭吗？是社会风气作用的结果。假使东部的人搬到西部去住，西部的人搬到东部去住，结果还是一样。社会风气的流行，开始一定有人倡导。倡导好的东西，就会

◎

潜书（下）

◎



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；倡导坏的东西，就会形成恶劣的社会风气。善于倡导的人，顺应人们的性情、习俗互相传染、互相影响的规律，自己做出榜样来带动别人；人们追随他，就像冬眠的虫子到一定的时节醒来，草木到了一定的时节生长，自己自然而然地发生转变，却不知道谁在操纵着他们。阴阳的交替变化，盛世与乱世的不同，古代跟现代的差别，都是社会风气作用的结果。掌握了这个关键又操纵着它，人人都能够把社会治理得像尧、舜时代那样。这是人们很少懂得的道理。”

孙先生说：“你所说关于社会风气的话确实很对！即使这样，我还是有点儿糊涂。要使人们变得善良，必须通过礼义教化；民众既然把礼义当成一件苦差事，不能勉强他们服从，换一种什么样的社会风气才好呢？”

我说：“淳朴，是天地初始的气息，这种气息蕴含在植物当中，植物就萌芽；蕴含在时令当中，就显示出春天的气象；蕴含在人身上，人就处于婴儿的状态，蕴含在国家当中，国家就显示出兴旺的征兆。奢侈，是天地衰亡的气息，蕴含在植物当中，植物就过于茂盛；蕴含在时令当中，就显示出秋天的气象；蕴含在人身上，人就衰老并且有很多躁动的欲望；蕴含在国家当中，国家就显示出衰亡的征兆。圣人把握住促使社会风气变化的关键，来使天下人得到教化，其方法在于去除奢侈、保留淳朴。不听好听的音乐，并不是薄待自己的耳朵，而是为了养护天下人的耳朵；不看华丽的色彩，并不是薄待自己的眼睛，而是为了养护天下人的眼睛；不吃珍奇的美味，并不是薄待自己的嘴巴，而是为了养护天下人的嘴巴；不穿昂贵的衣服，并不是薄待自己的身体，而是为了养护天下人的身体。在这四个方面不顺从自己内心的欲望，并不是薄待自己的心灵，而是为了养护天下人的心灵。在这个时候，家家户户都没有奢华的器具，民众很少有奢侈的念头，崇尚朴素，鄙弃奢华，反对轻薄，回归厚道，用不着行政命令，人们就能自觉自愿地去行动；用不着奖赏，人们就会得到勉励；用不